

## 「生力是一條大魚，很難釣」：馬尼拉新機場計劃，如何製造漁業與生態危機？

樹沒了，魚不見了，水浸更頻繁了，但一切都阻止不了生力集團的推土機。



在馬尼拉布拉幹省 (Bulacan) 塔利堤區 (Taliptip) 對出的馬尼拉灣，一名漁夫沒在海裡捕魚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菲律賓沒有春夏秋冬，只有旱季雨季。四月是最高溫乾燥的月份，再過一個月，狂風暴雨就會來臨。四月中旬，我在馬尼拉布拉幹省 (Bulacan) 塔利堤區 (Taliptip) 對出的馬尼拉灣，登上海中央的一間高腳屋。這是 Bacon 和其他七個漁夫共享的地方，他們每天清晨四點出海捕魚，之後回來這裡整理漁獲。

高腳屋建在礁石上，由竹子作支柱。竹樁把屋子架離地一點五米，通風又遮蔽出一處陰涼地。他們在屋底兩根樁之間繫了張吊床，其中一人用手墊著頭，躺在上面閉目養神。在忙完體力活、太陽毒辣的下午，躲在屋底裡實在太陰涼；我和 Bacon 坐在礁石上，看著海面出神。「你吃生蠔嗎？這裡有生蠔。」 Bacon 突然問我，他轉過身子，望去看後面的海，「不過現在水漲起來了。」

Bacon 今年45歲，皮膚黝黑，黑色鴨舌帽蓋不住花白的鬚髮。他五歲隨家裡人出海，掌握潮汐規律，光看海浪濺起的幅度就知道要下雨。不過，近年大海的變化太難捉摸。「我們之前沒有被洪水淹過，現在水越來越大，洪水越來越多。」 Bacon 仰頭說，下個月颱風來的時候，這間屋子大抵也會消失了，「風會把它整個掀起來」。



馬尼拉新機場工地上，挖土機日夜運作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他從沒聽過什麼叫「氣候變化」。他只知道自從眼前的機場建設以來，海平面就升高了，風也變得超大。

距離我們不到一公里外，是菲律賓目前最大的基建工地。2017年，前總統杜特爾特（Rodrigo Duterte；另譯杜特地）為刺激經濟，高舉「Build Build Build」（BBB）基建大計，生力集團（San Miguel）主動向政府提出建新機場。這個造價130億美元的機場，從設計建設、人力物力的費用都由生力全包，政府一分錢都不用出。

根據規劃，機場選址落在布拉幹省裡的塔利堤（Taliptip）和班邦（Bambang）兩區，從岸邊一直延伸到海上，面積預計達2500公頃。生力集團說，這會是全球最大的機場之一；負責填海疏浚工程的荷蘭公司 Boskalis 也說，這是它接過最大宗的填海工程。計劃在2020年末正式動工，四年過去，土地平整工程進度已近八成。從三月的網站航拍影片看下來，機場已經是廣袤無垠的沙地，而 Bacon 身在的孤島，則小到連一粒芝麻都稱不上。

「這只是一瞬間而已。」陽光刺眼，Bacon 眯着眼看過去工地，說對面的怪手、運泥車日夜不眠地工作，都沒有停過，不知不覺間，機場就成形了。就像他們的生活，被改變也只是一瞬間的事。



Bacon帶著我，攝影師和嚮導Aram登上一艘細長、有摩打發動機的獨木舟；墨綠色的小溪會通向馬尼拉灣的大海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## 政府、軍方撐腰的機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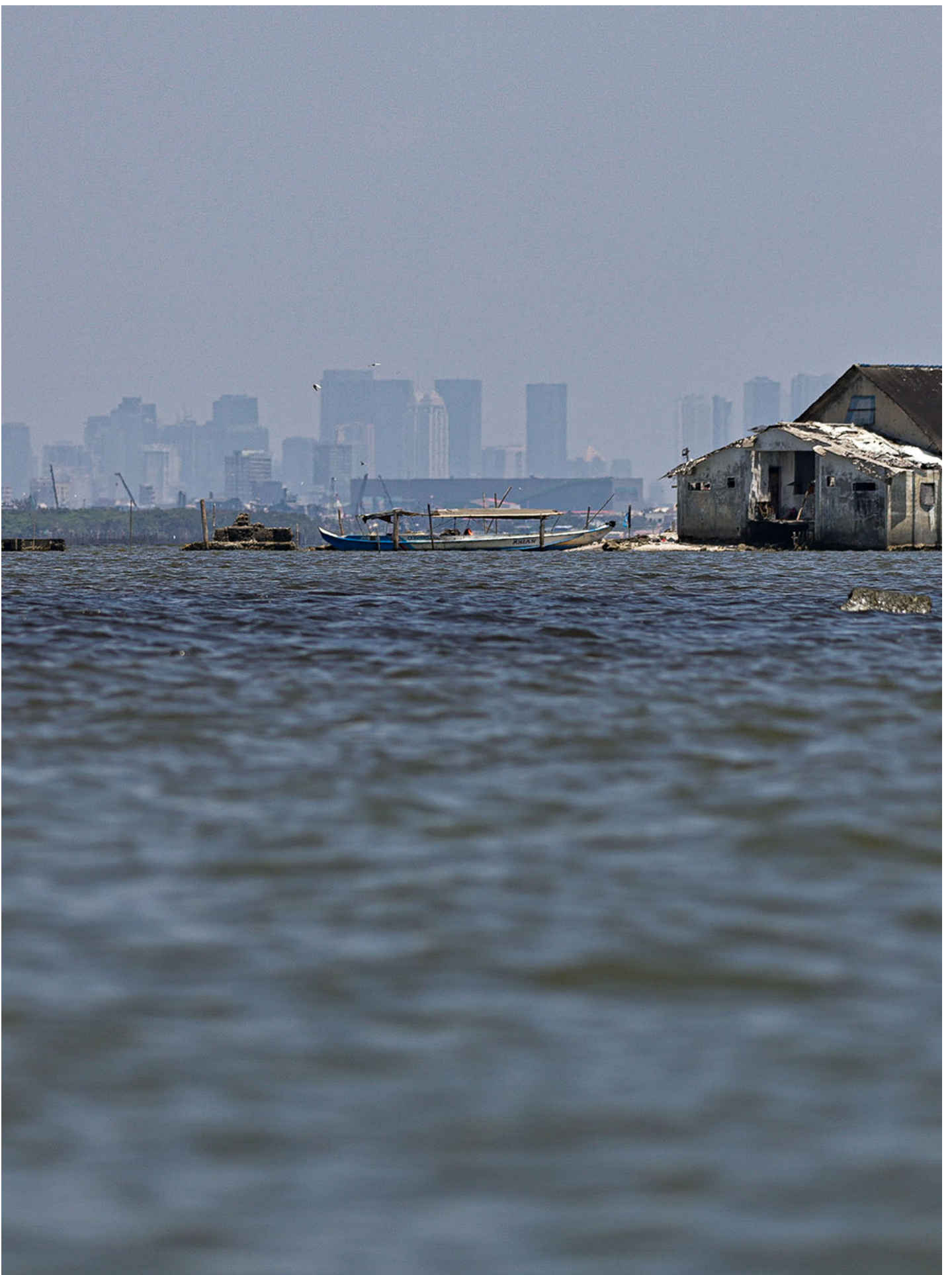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早上，Bacon帶著我，攝影師和嚮導Aram登上一艘細長、有摩打發動機的獨木舟。墨綠色的小溪會通向馬尼拉灣的大海，沿途繞過機場工地，再40分鐘後，就抵達Bacon的高腳屋。

在開船出發之前，Aram要我戴上黑色頭套和長手袖，以免別人看出我是外國人。然後他擰過頭，舉起右手張開手掌：「如果看到我這樣做，你們要馬上閉嘴，不能作聲」。因為那已經是生力集團的監視範圍，有軍隊駐守。

「是有槍的，」他說。

船走到半路，摩打突然在海中心死火，一行人要等待 Bacon 同伴救援。沒有了摩打發動聲，四周顯得安靜，景觀變得深刻起來。這天風和日麗，虱目魚、吳郭魚不斷跳上水面，過百海鷗在上空盤繞。儘管不足一公里外已經是機場工地，我仍難以想像置身的地方會危機四伏。

但生力集團和他們的發展大旗無所不在。「教堂後面那個白色東西，看到了嗎？」Aram 側過身問。順他的方向看過去，可以看到海面有一家三角頂水泥屋，旁邊矗了一座三層高的塔子，上面頂着十字架。「那好像已經是軍方的哨站，」他說。這個教堂曾經是塔利提漁民做禮拜的地方。



海面上一家三角頂水泥屋，旁邊矗了一座三層高的塔子，上面頂着十字架，嚮導Aram說，「那好像已經是軍方的哨站。」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眼前這一切，要由前總統杜特爾特和生力集團總裁、菲律賓華裔億萬富豪蔡啟文（Ramon Ang）的關係說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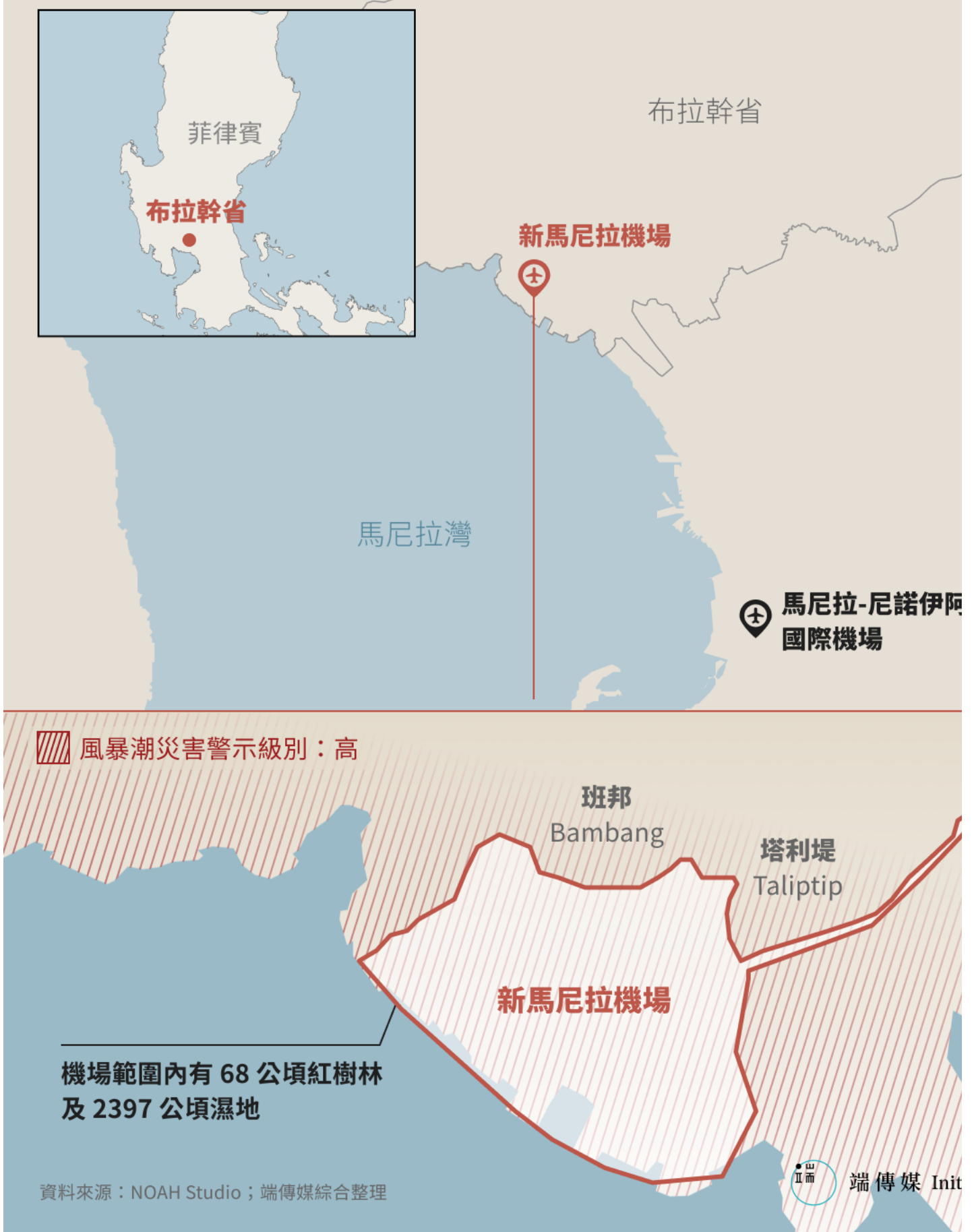
2016年，生力向交通部（DOTr）主動提案新機場計劃。當年正值總統選舉年，蔡啟文向競選中的杜特爾特提供一筆捐款，杜特爾特形容「不多也不少」。及後一次晚宴上，杜特爾特指二人很快就成為好朋友，因為蔡有一種「令人放鬆的謙遜態度」。

之後二人的確親密無間：杜特爾特進行新加坡國事訪問期間，蔡積極安排商人會面；在杜特爾特因發起「毒戰」備受國際譴責時，蔡啟文一直高調展示自己對他的支持。菲律賓媒體 Rappler形容，這似乎是一個「行之有效的公式」——當其他寡頭仍然與政府高層拉關係時，蔡啟文已經說服好杜特爾特「讓他隨心所欲」。

蔡啟文確實也雄心滿滿。生力長年是菲律賓銷量第一的啤酒，但集團自蔡在2012年接手之後，版圖開始急速擴張，染指房地產、建築、銀行、能源石油業等。近年，生力還承建許多公共建設，包括大馬尼拉高架公路Skyway、塔拉克高速公路TPLEX。

2017年，杜特爾特大投八兆披索（約1600億美元），在全國開展20000個基建計劃。政府在新聞發布指計劃包括建機場、高速公路，還有第一條地鐵，希望改善國家基礎設施狀況。而生力提出的新機場計劃正合政府心意，而且政府不必花一分錢，杜特爾特當然開綠燈，下面政府部門也馬上行動起來。2018年，國家經濟發展局批准基建項目啟動。但這個時候，生力甚至未着手開展環評報告。

# 布拉幹省新馬尼拉機場示意圖



環境科學家 Devralin T. Lagos 在菲律賓大學任教社區發展科系，她說每宗大型項目在發展前，都必須得到多個部門許可，包括交通部 (DOTr)、環境和自然資源部 (DENR)、墾務局 (PRA)，還有項目選址當地政府同意。「但你知道嗎？在國家政府已經批准機場計劃時，當地漁民社群甚至政府都對項目毫不知情。」Lagos 記得第一次帶學生到布拉幹，才發現所有村民連聽都沒聽過機場計劃。她們又跑去了市政府，問它們會怎麼安置居民，一個官員告訴她，「我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項目？那只是個傳言。」



環境科學家 Devralin T. Lagos 在菲律賓大學任教社區發展科系；她記得第一次到布拉幹，發現村民從沒聽過機場計劃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非政府組織、保育團體和學術界人士感到很驚訝，他們開始頻密下村奔走相告，又嘗試帶領村民向生力要求對話。事件被揭露後，反對聲音迭起，抗議行動變得頻繁。但是2020年，負責反叛亂行動的部隊受市政府請求，開始守衛塔利堤沿海地區。他們被指示監視居民一舉一動，並留意各種「外人」。

去年9月一個晚上，兩名二十出頭的抗爭者在馬尼拉路上被武裝蒙面男子捉走，此前兩人一直關注馬尼拉灣沿岸填海項目。國家安全委員會 (NSC) 和警方後來指控二人屬於共產武裝組織新人民軍 (NPA)。兩星期後，二人獲釋，向媒體表示「他們威脅要殺死我們」。據監管機構 Global Witness 稱，菲律賓2022年有11名土地和環境抗爭人士被殺。

只是起機場的「傳言」很快成真。在2018年短短幾個月內，Bacon和其他漁民的生活就像岸上蝦蟹，一下子被大浪打得四散——當生力集團的推土機來了，海裡也起浪了。



Bacon 高腳屋前的紅樹林在但2020年被生力集團逐一砍光。環境團體估計，2018年塔利堤沿岸至少有600棵紅樹林被砍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## 樹沒了，魚就沒了

Bacon還記得2018年年中的那個夜晚，砍樹的人悄然來了。「二十五人，兩組，」大多數人手持電鋸，Bacon知道那是建機場的人，於是和村民走過去。他用友善的口吻試圖勸服工人，「求你們不要砍掉它，那些樹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呀。」工人不帶情緒的回應，「這是我們唯一的命令，我們也只是工人。」

大概一個月多，兩組人就把比人還高的紅樹林全都砍掉。紅樹林的根淺但廣，把地抓得很牢，也許是太困難，工人沒有把樹連根拔起，剩下來的樹頭和氣根就每日暴曬，慢慢枯乾、變白裂開。砍了多少，Bacon說「這數都數不清，太多了。」

本身，Bacon的高腳屋建在紅樹林的裡面。沿着竹梯爬上去，不到數十呎的面積，已經有漁民生活的一切：煮食的爐具、飲用的淡水，還有各種調味料。屋頂蓋上兩張墨色大帆布防水，露出兩個開口：一邊望向機場工地，另一邊望海。海面上散佈一大片白化了的紅樹林枯枝和樹頭；若不仔細看，那很像被野獸啃食過後的一堆白骨，不成樣子地擱放在海面上。Bacon說，他以前就是在那裡捕小魚、蝦蟹。

現在高腳屋是一座孤島。但曾經，眼前這片紅樹林裡住了很多人，他們像蚌殼裡的珍珠，而樹林是他們的保護殼。



一路上，會看見岸邊仍有零星漁民社群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馬尼拉灣沿岸，紅樹林野蠻生長。在十九世紀，紅樹林面積超過五萬公頃，後來不斷被砍伐，如今只剩下不到五百公頃，主要集中地除了布拉幹省，就是位於南邊的甲美地省（Cavite）。諷刺的是，目前兩個省均有進行機場建設工程；2021年，甲美地省的桑利角機場恢復擴展計劃。

紅樹林是這裡漁民的命根。赤道上的紅樹林一般長得高大，達到兩米高，枝葉互相緊依時像一把大傘，為居住其中的漁民抵住風暴衝擊。紅樹林的根還會卡住河裡的泥沙，不僅潔淨出海水源，也在泥灘留下養分，養活各種生物。

環境團體估計，2018年塔利堤沿岸至少有600棵紅樹林被砍，而那時候，生力集團還未正式得到機場建造許可。根據菲律賓法律列明，砍伐紅樹林是非法行為。不過環境和自然資源部（DENR）說，沒有證據顯示紅樹林是生力集團破壞。2019年，DENR 又向生力頒發「環境符合證書」，證明機場項目不會對環境造成重大負面影響。

這個說法跟漁民的實質感受有巨大落差。海洋科學家 Jurgenne Primavera 曾指出，一公里的紅樹林可以減少75%以上的地表風浪。所以當失去天然屏障，而暴風雨來臨，「你立刻就感受到波浪、那種風……」Bacon 形容，「是直衝著我們，沒有停下來的意思。」去年，他們的高腳屋就是被暴風吹打破爛，而且風浪翻騰，根本沒有人可以出海捕魚，「會淹死的。」



高腳屋竹樁把屋子架離地一點五米，通風又遮蔽出一處陰涼地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以前，Bacon 一天可以在海裡捕到50公斤魚，在潮間帶收穫5公斤蝦蟹，每天收入超過100美元。他從不休息，日夜打漁，收入絕對可觀。但現在樹沒了，蟹蝦完全沒了；海裡的魚也因為水被污染變少了，平均只能捕到5公斤。他算了算，扣掉油錢和食物，一天賺不到10美元。

填海工程顛覆漁民的生活。菲律賓小農漁民全國性組織倡議者 Val Vibal 跟我說，其實在機場建設以前，布拉幹省已經因為海平面上升、土地沉降，長年面對水浸問題，市政府解決方法之一是把國道建高，人們以前的二樓變成現在的一樓。但是問題一直無法根治。而新場將建在馬尼拉灣口，那是地勢最低的區域。

暴兩來臨時，多條小河的洪水會湧進貫穿塔利堤和班邦區的河，並在下游出海。但現在下游末端正是新機場工地，「想像一下，如果你把一塊陸地放在高於水位的地方，那麼所有的水都會灌回大陸。」在漲潮季節，水湧進城鎮，從以前淹到小腿，到現在最嚴重時可以沒過腰，水還會持續一週不退。

根據生力集團的環評報告，塔利堤社區有92%人的收入來自漁業，其次2%是自家經營雜貨店 (Sari-Sari店) 或餐廳。Vibal 說，沿海過千戶漁民不斷被迫遷到大陸去，去更高的地方；離海太遠，當中許多人無法再維持生計。為了方便捕魚、省油錢，現在 Bacon 都住在高腳屋裡，一周只回一次岸上的水泥房。

「Animal! Ramon Ang!」說著說著，Bacon 突然忿忿地罵上一句。

「這個畜牲。」他再重覆了一遍。



Bacon 和其他七個漁夫共享的地方，他們每天清晨四點出海捕魚，之後回來這裡整理漁獲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## 親手毀掉家園，再加入他們

實際上，新機場不一定要建，它有很多替代方案。Lagos 提到，在距離馬尼拉約85公里外，有一個克拉克國際機場，它在1991年之前曾是美國空軍的海外基地之一；而在 BBB 計劃中，政府也有列出該機場的擴展工程。另外，政府還可以把距離馬尼拉42公里、目前只飛內陸機的桑利角機場（Sangley Point Airport）擴建成國際機場——而在布拉幹建機場，工程則困難得多。

菲律賓科學技術部副部長 Renato Solidum Jr 指出，布拉幹河流系統複雜，下流區域均是鬆散的沙質；日後機場當遇到地震，地面很容易「液化」，流動起來。生力集團在其2022年公布的環評報告中，亦有指出疏浚時出的都是淤泥、黏土等土壤，提出必須把地建到海平面3.85米以上，才能降低機場被浸風險。報告指出，工程需要用到90萬噸岩石。

既然要花上如此大量的力氣和金錢，Lagos 想不通為何生力一定要在海上建機場。

Vibal 有自己的答案：選址靠近馬尼拉灣海岸，在操作層面上，「障礙物較少，沒有高樓大廈」，自然阻力較少；另外在發展層面，目前一條橫跨馬尼拉灣的大橋正在興建，而新機場就在兩點中間，「這是一個發展房地產的機會，如果你把國際機場放在那裡，就會有很多過境旅客需要飯店。」

2020年10月，參議院全票通過授予生力50年機場特許經營權。其中一個來自布拉幹省的參議員 Joel Villanueva 說自己非常感激其他議員支持法案，形容機場「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夢想成真」。



Sherlina和伴侶Teody在一起九年，2020年開始從海岸邊搬到生力集團賠償的房子裡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但漁民和其他居民，似乎都沾染不到那片喜氣洋洋。除了 Bacon，Sherlina 也不覺得新機場是夢想成真。她是 Bacon 的嫂子，有一把漂亮的長鬚髮，大眼睛非常醒目。四年前，才三十出頭的 Sherlina 自己經營雜貨店，伴侶 Teody 是漁夫，當時兩人還沒有孩子，每週240美金的收入不止能解決生活所需，還有盈餘，「我們買了很多東西，乳牛、水牛，這些都是我們的投資。」

但機場來了，樸實豐足的生活被輾碎。生力集團表示，受影響的居民會得到適當安置。所謂的「適當安置」就是給錢。賠償金額取決房屋材質和大小——25萬披索，4300美元，是生力普遍開的價。Lagos 說，政府最便宜的公共房屋，售價要40萬披索。換句話說，拿着這筆錢，居民只能買到未完工的房子，但很多人都照樣接受，因為那時候正值疫情。

2020年3月，馬尼拉開始封城。Lagos 回憶起來，語氣像當年苦況和絕望還沒過去一樣，「他們沒有工作、沒有食物，都快餓死了。」Sherlina 記得，生力就是在那個時候召開居民會議，很多居民一聽到有錢，都一一同意了。

整個重新安置過程只有三天，生力還要求答應搬遷的居民親手拆掉自己的房子，「不然不會給錢。」塔利堤有700戶人，只有曾在政府註冊登記的359戶得到補償。在疫情大流行之前，社區裡的人經常聚在一起抗議。「你可以想像他們到底有多絕望。」Lagos 說。

不過，當中有六戶人堅持不走，Sherlina 是其中一戶。她不相信疫情在前，25萬披索能買到房。和其他居民不一樣，她總是語氣篤定；於是生力集團軟的硬的都來了。先是律師、神父找上門，他們苦口婆心：「別人都走了，難道你們不怕嗎？」軟的不行，持槍的士兵最後也來了。Sherlina 還是重申，「我們只是想要一個房子，有電、有水、有家具。」就在她們準備告上法院之前，生力最終答應給這六戶人統一建房。



生力集團給六戶受影響的漁民家庭建房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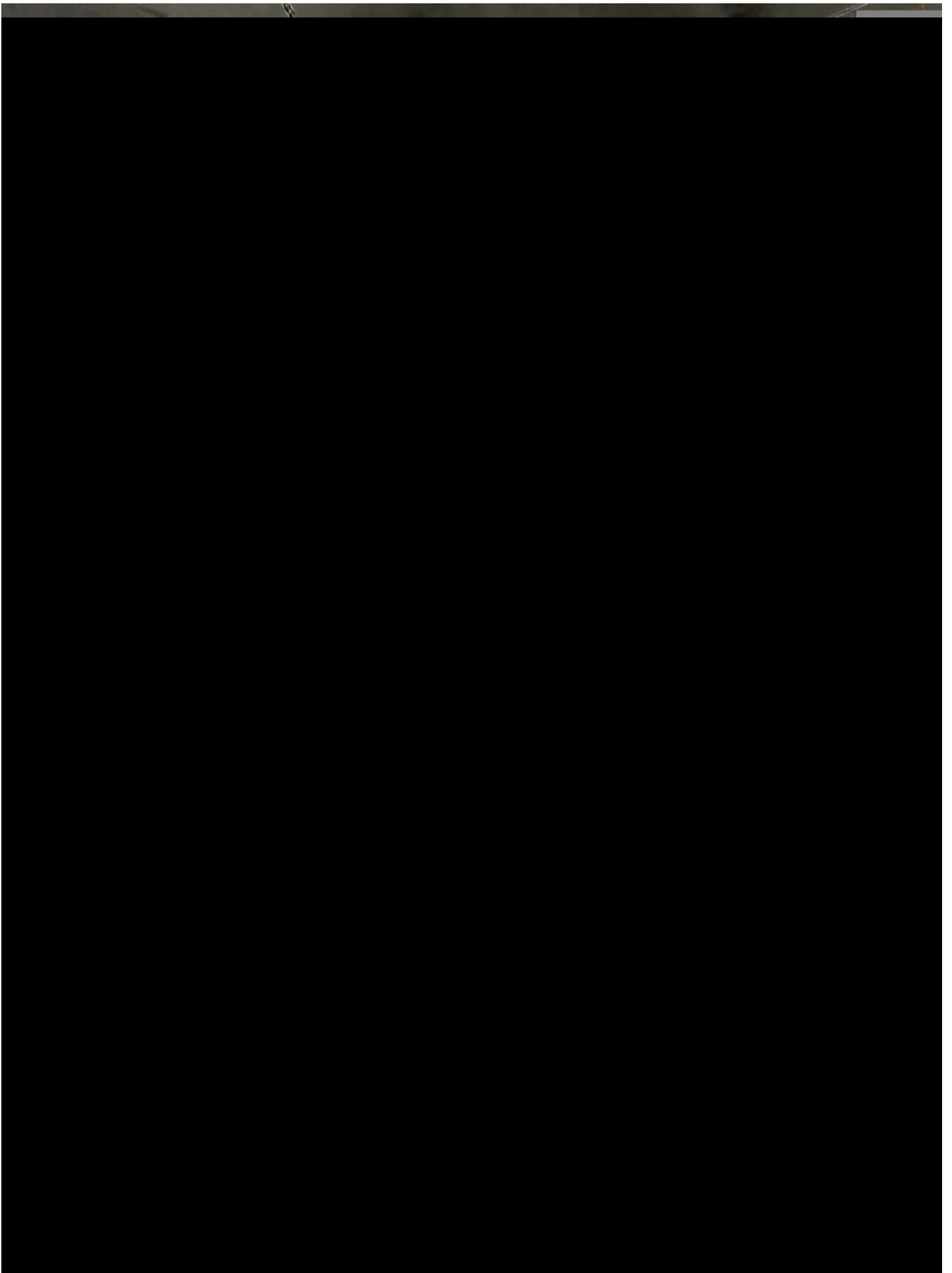
在 Bacon 帶我們出海之前，我們在 Sherlina 的房子裡待着。2020年10月，這六戶人一起搬進了水泥屋。這裡像一個小社區，距離海邊遠遠的，一房一廳，格局方正。

但對於住進去後的生活，Sherlina 以「problem」來總結。她跟 Bacon 一樣，從小到大都住在用木頭和竹子建的高腳屋裡，「那是一棟簡單的房子，但是我住得很舒服，」Sherlina 抱起了嘩嘩哭泣的兒子安慰，「但這裡與那裡不同，我有很多問題。」

在剛進新房子沒半年，Sherlina 就發現牆身出現裂痕，「結構是軟的，混凝土是軟的。」Lagos 曾經說過，生力在建房時，也發現25萬披索不夠用，導致質量參差，「牆都是空心的」。現在所在的房子都是生力把舊的推倒，再花六個月重建，而在那期間，六戶人被安置到殯儀館裡。環顧四周，可見牆身還是長滿裂縫，Sherlina 再望上天花，「你看其他房子，它們天花板已經脫落，下雨時還會漏水。」

從海裡走上陸地、由自然走進「文明」，漁民們發現世界很現實，而現實裡每一樣東西都需要錢。「每個月都有帳單、水費，然後是電費，我很多時候都捉襟見肘。」Sherlina 開始比較起來：以前的竹屋雖然沒有電力供應，但她裝了個太陽能自家發電，不用錢；住在河邊，水更是不用擔心，可換轉現在，「你每個月不交錢，它就會斷水，」Sherlina 默默繼續算，「我還有個孩子要喂母乳，還有尿布……」去年，她收養了鄰居三歲的兒子，而在六個月前，她生孩子了。

正午時份，Teody 拿着一桶魚回家，孩子見到父親一直叫嚷，Teody 一手把他抱起來。自從生力集團把居民安置得遠遠以後，Teody 只能在假日出海捕魚。



Sherlina 六個月大的新生兒在廚房的搖籃裡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在居民爭取之下，生力承諾為受影響的漁民提供工作——但諷刺的是，集團把他們請回機場工地挖沙。但半年前，49歲的 Teody 為了養家活口，向集團遞交了申請。他目前受僱於填海工程公司 Boskalis，每天的工作是在工地開卡車搬石頭，月薪有620美元。這比當漁民時少，但他說自己別無他選，只能一咬牙，「對我來說，我是為了家庭，而這只是工作。」

「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工作機會，所以即使是一家毀掉他們家園的公司，他們也非常渴望找到工作。」Lagos 感歎道，「這真的很令人心碎。」

## 從海到岸，被永遠改變的生活

「在海裡、水裡，那裡一片寂靜。我不需要考慮任何問題，但是在這裡你一睜開眼睛就要花錢，每天都有開支。」

2020年，是 Lagos 最後一次到塔利堤見村民，之後因為疫情、軍方阻礙，村民都跟她說「你進不來了」。去年她有了小孩，目前已經沒有再跟進機場項目。但她有時還會想起2018年見過的一個女生。當年，Lagos 到區裡跟年輕人聊天，看到其中一些人在河邊抓螃蟹。她走過去問，一個女生回答她，自己把抓蝦蟹的錢存下來，日後就可以讀大學了。那時女生15歲。

另一艘漁船從我們身邊經過，面對着機場工地方向駛去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「但我去年聽說，那女生已經結婚，沒有讀書了。」Lagos 理解，因為生活很艱難，而在菲律賓「這也是一個性別問題」：你是一個女人，你應該結婚，找個男人照顧你。

由知道機場計劃那刻到現在，已經過了七年，Lagos 每次談起還是很生氣。「最終這都是社會正義問題，你是正在取代窮人，而你在做發展時，應該優先考慮窮人」。

「這就是社會正義，但現在社會不公義。」Lagos 說。在2022年上任的總統小馬可斯 (Ferdinand Marcos Jr.) 也對生力全盤負機場計劃投以絕對信任。今年3月，他強調升級原機場的迫切性，指相信蔡啟文會「想方設法 (by hook or by crook) 解決這個問題」。

今年3月，生力發布分析師報告，表示新機場土地平整工程近乎完成，預計明年就開始可以建跑道。預想中，機場至少有四條跑道、有「世界一流的航站樓」，機場附近還會建樓建高速公路，而最後的願景是發展成一個航空城——集團說，以後會有100 萬個新就業機會，而塔利堤的漁民會是首選。

最後要不要到機場打工，漁民各有自己看法。「我真的不會接受，我反對！我在跟他們對抗呀，為什麼要加入他們呢，對吧？」Bacon 覺得被去打工的人背叛了，「就像一開始你抗議，後來又接受了，那一開始也沒必要反抗呀。」

我問 Teody 怎樣回應自己的矛盾。他堅持自己沒有違背原則，「他們無法改變我的立場」。搬進水泥屋已經三年，他說自己仍然好難調整，現實的問題一直纏繞着他。「在海裡、水裡，那裡一片寂靜。我不需要考慮任何問題，但是在這裡你一睜開眼睛就要花錢，每天都有開支。」

他說，雖然生力集團保證漁民不會失去生計，但如果時光可以倒流，他還是會當漁夫。

菲律賓小農漁民全國性組織倡議者 Val Vibal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關注人權、漁業倡議二十年的Vibal 更不相信生力的說法。「他們說，別擔心捕魚，你肯定會找到新工作的！但想像一下，當機場運作時，漁民可以做什麼？」他頓了一下，「那肯定不會是工程師、高薪的員工。」況且機場要建十年，漁民必先失去生計。

Bacon仍住在海上的房子。看着身邊的人一點點走了，社區一點點沒了，自己慢慢變成孤島，可 Bacon 總是一副不擔心未來的樣子。過去兩年，他曾跋涉去過馬尼拉集會，但沒有用，「我們無能為力。」

話說起來，他的高腳屋是當區極少數未被拆掉、也還沒被海淹沒的地方，我很好奇為什麼它能倖免。

Bacon 解釋，其實屋子也被生力看中了，只是地主還沒收到錢；要是錢來了，他和其他七個漁夫就要走。要走去哪裡，他也不知道。於是我再問他一次，會考慮加入生力嗎？「去他的！才不會！」他馬上回答，說自己被集團騙多了，「他們一開始總是滿嘴承諾，但最後什麼都不會有。」

「只能靠自己。」他說。Bacon 有兩個兒子，大兒子22歲，年前結了婚，前陣子一次工作意外，右手尾指被削走，目前還在休養。沒有手指，如果日後很難找工作的話，他想，未來也許會叫兒子一起打漁。「海那麼大，生力不能買下這片海吧，那我還是可以去別的地方捕魚。」

我想起那天下午，摩打在海中心死火，我們海上沒有遮擋，沒有信號。Aram 神經繃緊，留意著平靜海面上一切風吹草動。

但 Bacon 顯得輕鬆，他拉下頭套，轉身坐在船頭點了根煙。「生力公司是一條大魚。」他用熟悉的東西來形容，「那是很難釣到的。」

沒多久，救兵來到，他隨手把煙蒂扔在海裡，發出「噝」一聲。

船的摩打在海中心死火，Bacon 拉下頭套，轉身坐在船頭點了根煙。攝：Daniel Ceng/端傳媒

本文獲地球新聞網絡 (Earth Journalism Network) 亞太媒體資助項目的支持。

[#杜特爾特](#) [#小馬可斯](#) [#東南亞](#) [#菲律賓](#)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